

皇明肅皇帝外史

卷之三  
PDG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十三

洧川范守已輯

癸丑嘉靖三十有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廣東俱大水冬日下有赤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是元日日食不盡者二秒南京御史徐栻上言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為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為事乃于此時謫見于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異者夫日食為占先儒謂為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于大察乞勅部院秉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

卷之三  
臣依故事自列毋妨賢路綏中國制夷狄莫先于自治乞勅邊臣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為先事之防疏上不報久之謫戍補外任

逮繫御史趙錦于詔獄

錦時巡按在外見有曰食之變亦上言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虧驕橫閣臣怙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敢昧死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逼僭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前代也今之内閣

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

意然當時諸臣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今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巨細咸欲取裁于一己少有違拂必陰中之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皆先關白而後具題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其私人賄客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必先股削士卒以行賄賂入則頤指諸司曲為擬議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心灼其寃抑而不敢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之厚薄為遲速予奪而莫之他

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閱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酬謝朝覲公委給由之饋遺奇珍異豹水運陸輸以為常而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謗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恥掃地則臣所不忍言也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總之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穎悠何以加諸惟陛下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已周詳而封疆之臣未見有堅甲利兵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

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閣臣行私邊將用偉  
以培尅為得計以營求為材能故朝廷之上用  
者不賢賢者不任賞不當功罰不當罪紀綱大壞  
雖有百萬之眾何益于事哉臣願陛下觀上天  
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  
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罷免以應天變慎簡  
忠良以備顧問勿使復侵府部諸司之柄則朝  
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也疏  
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遣官校逮繫錦下

以鼎豹為兵部尚書

豹初知華亭縣，歷官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向，遂躋本兵。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嵩見馬市無成功，仇鸞敗誅，念繼盛言驗，欲致令親己，故一月數遷其官，且欲沾用才名也。乃繼盛益不平，嵩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曰夜具疏草疏成，以是月十八日齋沐上之。言臣前阻馬市，逆鸞嗾獄吏欲死臣，陛下特寬其誅，不二年間復令官臣夙夜祇懼，思所以舍身報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外

賊惟虜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也嵩之罪惡盈滿沈鍊徐學詩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第皆言其貪汚之小耳臣敢以嵩之顙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太祖罷中書丞相載諸祖訓計至深遠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擬旨自任遂竊威福以市一己之威惠而羣臣畏嵩甚于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罪二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忠君之道也今陛下有一善嵩必令子播眾以為成之自我又刊刻聖諭奏記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之善盡出于

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命嵩擬  
旨，嵩命子世蕃約義男趙文華等會署之，屢更數  
手，機密漏泄，即沈鍊劾嵩之疏，世蕃猶與文華擬  
旨送入，餘可知矣。此縱姦子之僭竊，罪四。嵩欲其  
孫冒邊功，先以外姪歐陽必進督兩廣，姻家平江  
伯圭為總兵，鄉人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明姪比周。  
妄奏長孫嚴效忠有奏捷功，冒授錦衣鎮撫，又冊  
報效忠獨斬瓊州寇七級，令次孫嚴龜襲替併功。  
陞授錦衣千戶，乃以必進為工部尚書，圭管後府。  
如桂遷太僕少卿，此俑既作，傭尤成風，蔣應奎等  
令子冒功杖死謫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冒朝廷

之軍功罪五逆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金三千授指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父子亦藉以陞蔭後知陞下疑鸞始相排謗以掩初跡此引背逐之姦臣罪六前虜犯內地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數以勿戰恐敗不可掩及汝夔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也吾密疏保若矣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此誤國家之軍機罪七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私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及大計京官嵩逼吏部併黜其兄中舍應豐賴聖明察及留之給事中屬汝進亦以劾嵩謫為典史矣及計外官復逼吏

部將汝進削籍則中外諸臣被其中傷者何可勝數此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嵩既專擅則吏兵二部之權尤所專主文武之遷除唯以賄之多寡為低昂故將官多賄削乎士卒而行伍失所有司皆尅剝乎下民而百姓流離怨恨載道人人思亂俱欲啖嵩之肉此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嵩謗諛以欺上貪汚以率下一人貪戾天下成風以守法紀為固滯巧彌縫為勤敏厲廉介為矯激善奔走為練達卑污阿附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十大罪而陛下不知者以有五姦為之地耳結納陛下之左右侍從一言一動無不關白幾凡

聖意之愛憎舉措嵩皆預知而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以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必送副封與嵩先閱而後進。稍有干涉即為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而後上。故嵩得以輾轉摭拾之。是陛下之納言皆賊嵩之守犬。其姦二也。嵩畏緹騎之緝聞。令子世蕃結姻緹帥以遂其掩飾之計。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嵩又畏臺諫之彈糾。故于進士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為中書行人。其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而選擇之時。復取熟輕圓融者。以補臺諫之列。已而登拜

則留飲差發則餞遺有所愛憎則授意論列而緘  
默無建白者五六載則擢置華顯故諸臺諫寃負  
陛下而不忍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  
奴僕其姦四也嵩又懼部臣如徐學詩者猶得以  
議吾之後乃令子世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廉  
其有怨望者斥逐之連絡倚附合為一黨是陛下  
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嵩之十罪賴  
五姦以彌縫五姦一破十罪立見陛下聽臣之  
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今其面陳嵩惡或詢  
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  
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雖

繫俺答之頸臣敢許其易易耳疏入。帝大怒命  
繫錦衣獄詰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  
不憚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慮為嵩敗耶？」錦衣衛上  
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全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  
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  
某持不可。嵩聞之謫史外任侍郎王學益贊鰲具  
其獄尋遷一級。

二月改王忬巡撫浙江及福興漳泉地方。  
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勅文及印  
記從之乃改巡視為巡撫。

加都督陸炳少傅兼太子太傅支伯爵俸。

卷三十三  
兵部尚書聶豹上言都督炳潛奪逆鸞之氣計安  
社稷功在國家與尋常勞勳不同宜侍以殊典  
以酬偉功帝從之乃加少傅支伯爵俸眷遇益  
隆

逮繫兵部郎中周冕于詔獄

初楊繼盛劾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效忠名冒  
功濫擢事必進上疏強辯自云欲白心迹下兵部  
查覈奏聞世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  
冕欲冕依草奏覆冕乃上言嚴嵩心事兩京臺諫  
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瀆聖聽臣職司武職  
功次聞見頗真謹即冒濫軍功一事為陛下陳

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  
有六考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  
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  
進題稱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  
衣衛所鎮撫亡何嚴鵠告言效忠病發鵠以親弟  
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級遂  
授千戶臣于昔曰問效忠為誰曰嵩之廝役也鵠  
為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久之意嵩之表率  
百僚穎為家謀敢同市井之行壞朝廷之法一  
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  
草架構虛詞置臣欲臣依草題覆貳罔之罪可容

誅哉。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可為左據。臣竊思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寧輔子孫送軍門報效者有之，自嵩始。蔣應奎唐國相以卿二效尤，俱蒙追論。而嵩乃不究復誰禁乎？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究正。使内外臣工知有不犯之法。臣雖隕首亦無恨矣。疏入。帝以冕為挾私命逮治之。

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于普陀諸山。

初，王忬廉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材勇虛己任之。有都指揮盧鍾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諳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募沿海壯